詩經剖疑

詩經剖疑卷之九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唐風

唐者帝堯之舊都周成王以封其弟叔虞是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在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界曾孫成侯始遷曲沃其後穆侯又徙於絳其俗憂深慮遠有堯之遺風故雖晉詩而謂之唐者猶夫衛詩而載邶鄘之意也詩凡十二篇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

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居音據莫音慕瞿音句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
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邁叶力制反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
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慆音叨叶他侯反

序云刺僖公也愚意此似歲晚宴樂而相勸戒者思其居即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之謂也思其外則又不止于屋矣思其憂則又不止于內外矣言無所不憂也惟無所不憂故良士得以休休也如是而好樂又何荒之與有此詩與豳風

相通蟋蟀在堂者九月在戶也思居穹窒熏鼠也思外十月滌場也周禮農功畢輸役于公三日役車其休力役之事亦畢矣即上入執宮功之謂也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季札聞工歌亦曰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今我不樂特承上起下語不重重在歲暮無荒上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内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埽叶蘇后反保叶補苟反

阪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此與上篇意大同小異然君子之憂深而慮遠若豈不知人生百歲有難自保者哉其所惡尤有甚于死者故不以酒食車馬為事與夫鼓鐘伐瑟以為樂也夫惡死者未必達生達生者之不借資于飲酒作樂明矣　詩傳翼曰是詩固未知作于何代其當文侯之末造昭侯之初載

耶又何以詞激而音楚意悲而情促視蔭顧影若不給然其殆有憂患耶攷左傳在春秋前魯惠公之二十四年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襮音博）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皓叶胡暴反 繡叶先妙反 鵠叶居號反 憂叶一笑反）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荀子引此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

身三章皆五句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其後沃盛而晉寖微國人將叛而歸之相率為是言而不悟惟諉之于命而不以告人而已不以告正歸之之亟也揚水白石皆指曲沃中強盛之景象水而可揚喻其力也白石鑿鑿指其政也大抵謀篡初立之國其氣力必強而政事亦明決矣朱襮諸侯之服沃雖大夫而僭諸侯猶用素衣掩飾之于外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其音記 且音疽）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桓叔篤碩廣大無有與敵者以桓叔之德而傾晋猶以椒之芳而敓物也故曰椒聊且遠條且遠芬也條長也互見陳東門之枌下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天叶見上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芻叶側九反隅叶語口反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者叶章與反

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于東方在隅則在屋隅夜漸久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良人不必泥定其夫如吉士美人皆以所悅之男女為名粲者美也即良人之謂觀邂逅二字

則非夫婦明矣束薪束楚雖云綢繆固結畢竟寓有野合之意今夕何夕子兮子兮總是慶幸之深而喜悅之至也此必文人而詠其男女訢合者序傳皆以為國亂民貧或亦承上篇來彼為椒聊之奪而此為束薪之固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菁音精　睘音瓊　佽音次
姓叶桑經反

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同父兄弟也佽助也言杕然之杜其葉湑湑然盛矣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杕杜之不若也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事者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于無親耳嗟嗟行路之人何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其詞危其志哀矣詩傳謂晉文公好賢賦杕杜内有缺文鄭潤寬以為文公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皆其好賢之實跡也杕杜特生以喻介性獨行踽踽

隱于綿上則子推之流耳文公旌善以志過或

若風人表之而代摹其意云爾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裘君用純大夫飾羔裘豹飾詳召南下袪袂也

褎領也居居安舒也究究有成就也毛傳以居

居為懷惡不相親究究為窮極人之惡序謂晉

人刺在位不䘏其民若然民終焉往盖不能與

他人為好故也如此則為民上者何忍絶之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鴇音保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序云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若從征役不得耕田以盡于職而作是詩鴇似鴈性不木止猶夫人之不安于征役也呼天若悲之極

也　按靡盬二字屢見於經而皆連着王事猶
云天步艱難也靡者草之隨風而靡也盬者煮
池之鹽苦而易敗也味此字面則時事可知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音郁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賂于周釐
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故曰無衣七兮
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也天子之
卿六命故又曰六也此言武公雖在曲沃而受

諸侯之服然不如其本分之服餙車旗為安且吉也左氏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即此意子指武公不指天子譏其以行賂得之雖有天子之命服不以為貴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好去声 食音嗣 例不拘韻）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註云此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杕然之杜

生于道左其陰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寔未已也但無自而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尚然寡弱之為患哉鄒潤寬曰予推隱于綿山文公思之而作此即前說以杕杜而喻賢者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野叶上與反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夜叶羊茹反居叶姬御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蘞草名葉盛而細如栝樓然予美指其夫也夏日冬夜俱言永也註云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返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物各有所託如此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獨居而寡處者乎夏日冬夜何其永也獨居憂思于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居室舊說俱以墳墓言似因百歲之後句然不必如此拘拘百歲直言久也

即終身偕老之意毛氏曰枕粲衾爛嫁未久也

古者新婚三月不從政以恤其私今使其室家

睽離匹婦銜怨雖新娶者不免豈人情乎此葛

生之詩所為作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巔叶典因反　信叶斯人反）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刺聽讒之詩謂子欲采苓于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勿遽以為然惟舒徐而察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序云刺獻公聽讒不究其實而輒從之以致申生之死焉爾篇中甘苦淡以味言高下東以地言喻讒人之舌甘苦高下惟其所變亂而罔惑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經剖疑卷之十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秦風

秦即今之陝西鞏昌府秦州也本西戎之地周孝王封臯陶子伯翳之後非子為大雒附庸邑之秦至曾孫秦仲而犬戎滅大雒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為大夫以誅西戎至其後周有戎難秦仲之孫襄公舉兵救王室及平王東遷賜之岐豊之田列為諸侯遂有西周二十四世而并六國有天下焉詩凡十篇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顛叶典因反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

者其耋音垤叶地一反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

者其亡

顛額也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

序云美秦仲也以其始有車馬侍從禮樂之好

然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則似譏其寵左右而慢

賢者猶有戎狄之遺風焉衞歎縣景監而見孝

公亦此意也既見君子而但鼓瑟與簧相勸以

作樂其于政事蔑如矣美秦仲曰寺人之令下篇美襄公曰媚子從狩則秦他日之亡于趙高也豈非貽謀之不善哉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驖音鉄

駟驖四馬皆赤黑色如鐵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故惟六轡在手媚子公所親愛之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

顛左者命御者之左其車以便射獸之左蓋五御所謂逐禽左以中殺也拔矢括也左之而舍拔則獲言獸多而射御善也此媚子之夸詞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鸞鈴也以其聲似之也鑣馬銜也言置鈴于馬銜之前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

序云美襄公也首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末章言其獲而息君創見而深美之矣然從公非他乃媚子也奉獸待射自無不獲遊于

北園載獫歇驕分明描出媚子所為若王良之御範我馳驅豈有是乎天啟年間內操中消從事網獸之面折其前足以當御矢此即奉時辰牡之故智乎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版屋亂我心曲

俴音踐楘音木首二句一韻鋈音沃馵音注叶之録反

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大車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車年轘也梁

者穹其上如梁之制五楘者輈穹處凡五俱以
皮束之使其堅也游環脅驅亦以皮為之游者
游移無定處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脅者在
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内入陰揜軌
也軾前橫版曰軌靷者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
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者陰版之上有續靷
之處銷白金鋈灌其環以為飾也文茵車中所
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内
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
尺二寸故曰兵車暢轂騏騏文也色之青黑者

為綦馬名為騏其色如之馬左足白曰馵古者天子之卿具純駟故曰駕彼駟駱時襄公初受命為諸侯其臣有天子之命卿在而騏駵騧驈則秦之卿也駕我騏馵則為秦之士矣君子者士之通稱即下章之良人也温其玉美之之詞版屋西戎之俗以板為屋也

四駟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中叶諸仍反 驂叶蘇朁反 邑叶於合反

赤馬黑鬣曰駵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盾干也

畫龍于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䡅環之有舌也軜驂内轡也置䡅于軾前以係軜故謂之䡅軜亦銷鋈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使我思念之之極也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厹音求錞叶朱倫反苑叶音氳音叶一陵反

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于旋習也群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錞蒙雜

也伐中干也盾之别名苑文貌言畫雜羽之文
于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
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于韔中以備壞也
閉弓檠也以竹為之緄繩縢約也所以檠弓體
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念之深而起居不寧也
厭〻安也良人不必以婦之目其夫如黃鳥篇
殲我良人且秦地六郡多良家子即為襄公之
念其臣可矣秩〻有序也言既欲良人安身于
彼又欲其惪音于此也
傳云襄公上承天子之命遣其大夫徃征西戎

而勞之亦如杕杜出車采薇之類皆所以勞其臣也詩傳闡曰此詩似作於襄公初遣將時無非張其氣燄以壯先聲秦人之風也夫以西戎跳梁周不能討而秦討之周師戍申屢室家之怨思秦師征戎重君公之慰勞微獨所遣異義而所以遣之者情亦不同如此故君子以襄公為能用人矣其事在春秋前四十年夫子美襄公之意不得以春秋見而以詩見也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

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

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

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涘叶以始二音右羽軌反

蒹葭荻蘆也此懷人之詩謂蒹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遡游順流而下也在水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亦似賢人之遠從矣傳以君子隱于川上邪人慕之賦蒹葭

蕙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梅叶莫悲反裘叶渠之反 條梅二木名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䟽寬嚴得體

序云戒襄公也此詩述其美耳未見有所以爲戒者豈非歸重于壽考不忘也哉條槄也梅柟也紀堂皆基也終南周南南山條梅紀堂皆其山之所有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終南則有草

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也然君子又不止于衣裳佩玉而已將使享有壽命而不愆其度若視履之考旋斯爲善矣傳云襄公克戎始取周地賦終南至止非巡游之謂言其威令聲教得及彼也上章顏如渥丹下章壽考不忘無非祝其令始令終之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云哀三良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國之良也惟其為百夫之特故國人願百其身以贖之惜之之至也然自穆公命之而康

公從之則士之在秦而賤有自來矣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音聿 風叶孚愔反 每章上四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云刺康公也晨風鸇鳥而在北林則其擊搏傷物之意自見憂心欽欽忘我實多皆未得見

于君子而恐有或傷之者此縣寺人之令所欸也山隰之間皆有樹木以自蔽而賢人不在其國則國空虛矣殺三良者雖穆公命而成自康公是以賢人之心如醉而靡樂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袍叶步謀 友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褻衣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序云刺用兵也然玩詩意似為襄公興師而救王室之難故以同袍為言而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耳同仇者猶云父母之仇不共戴者也偕作偕行皆其所不容已爾傳云襄公奉王興戎周人赴之賦無衣與此指合周人西周之人也地雖屬秦而民心猶知有王故其赴義之恐後若此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思叶新齋反 佩叶蒲眉反

序云康公念母也母之兄弟曰舅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而文公之姊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而康公送之渭陽傷母之不及見廼作詩而厚贈之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簋叶巳有反方曰簠圓曰簋　飽叶補苟反

序云刺康公也穆公於賢居之以大屋食之以四簋至于康公而遇之薄矣故每食無餘而吁嗟歎曰不承權輿權輿始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經剖疑卷之十一

陳風

陳國名太皥伏羲氏之墟在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蒲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尊貴好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詩凡十篇　詩傳闡引嚴坦叔云古傳大姬好祭祀用史巫從嬌滿會王師于

豐水以伐紂今鄠縣七里有胡公泉乃大姬治兵地後封于陳武王十亂有婦人不可指文母與邑姜當數大姬可也按陳近于楚故有歌舞祀鬼神之事豈為大姬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下叶見上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道叶徒厚反翿叶殖有反

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言其游蕩于宛丘之上雖有情而自樂其如想望不可得見何

蓋四方高則望之而不見也吾望之不見然其擊皷與缶以為樂者則坎坎然有聲矣且值其鷺羽以為舞又無時而不然矣然雖逢舞者之具而聞歌者之聲其如歌舞之人不可得見何

詩序曰陳幽公日遊蕩于宛丘之上國人因以歌之或云望者即如孟子云望之不似人君是也傳謂陳佗墓立在魯桓五年春六年八月見殺于蔡春秋書蔡人殺陳佗穀梁曰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陳君好獵滛于蔡蔡不知其為陳君也而殺之篇中有情無望亦

足見其為匹夫行矣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枌白楡也栩木柔之似羽者故名子仲之子指陳佗而言婆娑舞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差叶七何反

穀善差擇也高平曰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鬷音宗邁叶力制反

荍音翹首章四句一韻二三章俱二句一韻

鬷衆邁行也越以鬷邁言以其衆而往也荍水

草之多花少葉若喻其美也椒芬芳之物

註云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然亦佗有以倡

之也不績其麻言棄本業舞于市而婆娑也南

方之原則在日中高平處非若宛丘之望而不

見矣樂之甚也戴氏云陳詩多言東門必其遊

息之地春秋陳佚鮑卒文公子佗殺其太子免

而代之凡篡弑之亂起于驕奢衛之州吁亦猶

是矣貺之椒聊陳之握椒皆以辛香奪人之氣

喻其取媚于國人而傾公室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橫木為門言其淺也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之詞亦有見于時俗習尚之驕奢而作此以矯之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在目泌水之流儘堪玩樂而忘饑也魴鯉魚之美者齊姜宋子女之美者又言食魚豈必魴與鱮而娶妻豈必姜與子隨分而皆可以自適不必于求全也傳稱魯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桓公

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免于罪戾弛于負擔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因不受爵而賦此詩然不係之齊而係之陳者以敬仲陳志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麻叶謨婆反）

東門之池可以漚苧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菅叶居賢反）

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苧麻屬菅葉似茅宜為索者言東門之城池可以漚麻苧而治

女紅之事彼美淑姬或其于此而相晤歌乎亦冀其一見之詞也觀漚麻漚苧之為淑姬則娶妻信不必齊宋之女矣此亦承上篇而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牂音臧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肺音沛晢音制

牂牂盛貌肺肺猶牂牂也煌煌大明貌晢晢猶煌煌也此以東門之楊柳起興言所期者將夕而明星則已煌煌矣猶然未至何哉亦相期約者之詞　昏日入後二刻半也日光隱沒則星

光明也詩傳以朋友二字發端而下缺文或為相友之寒盟者而賦耶離騷初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亦此意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訊叶息悴反 予叶演女反 顧叶果五反

刺人之無良者即陳佗也墓門以兆者言指文公也夫墓門有棘可以斧折之矣至若人之不良舉國皆知之猶不自改誰其昔者而然乎言

辨之不早辨也且墓門有梅有鴞而萃止之失其宜矣夫也不良豈無歌詠以訊之若乎訊之而不予顧則使予反覆思之而不得其繇也墓門關係吉凶之兆有棘有鴞非佳物也夫之不良所以為應傳謂刺靈公也君臣麀聚無良孰甚焉訊不予顧即泄冶之諫而不聽也顛倒思予即公被弑二子出走而始見思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侜音周 忉音刀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甓音闢 鷊音逆

防所築以捍水者鵲巢言知風雨則水之盛衰可預卜矣邛丘也旨苕美苕也侜譸張也書云譸張為幻即此濮氏曰字從舟似有裝載增加之意廟中路謂之唐中唐即唐中也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忉忉憂貌惕惕猶忉忉也予美言予之心不以為美誰其譸張之而以斯人為美也豈不忉忉然其不自寧處者乎春秋書陳人不以佗為君即此意傳亦以為刺靈公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佼音皎　僚音了）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受叶時倒反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慘七界反

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者乎是以勞心而悄然也或云指靈公之思夏姬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叫尼心反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

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株林夏邑也也
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
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說
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乘四匹也乘馬乘駒則
大夫從之可知矣靈公難作本于此大夫公孫
寧儀行父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
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

為中心悁悁 卷音權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萏叶待闞反 枕叶知險反

左傳陳靈公公孫寧儀行父淫于夏姬大夫泄治亟諫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魯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泄治國人思之而作是詩蒲與荷皆處汙泥之中而不染者有美一人泄治是也碩大卷儼言其有威有儀正色立朝而人畏憚之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風

檜地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蘇氏以為檜詩皆鄭作如邶鄘之于衛也或問如是則何以不系于鄭後乎曰邶鄘始封及滅國之時皆不詳其人代非如檜之見滅于鄭者顯明之經傳也故不系鄭且其詩四篇先儒謂皆檜人思其舊君之詞按左傳桓公東遷寄孥與賄于鄶公羊則謂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夫夫人以取其國此鄶亡之繇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朝叶直勞反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曜叶羊號反

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而非也篇內首二章以狐裘與羔裘並言末章只云羔裘如膏而不言狐裘則其重羔裘可知蓋羔裘係禮服而曰逍遥曰翺翔則服之不以禮也狐裘燕居之服而以朝在堂無乃傷于褻乎末章只言羔裘鮮潤則并朝見治事而發之可乎凡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

不用以朝而但見其日出之有曜則益失其常度矣左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此盖亡國之後而檜人追憾其君之詞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慱音團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結叶訖力反

縞冠素紕既祥之服也國滅則其君之大夫皆倣喪禮而素衣冠為削棘之人矣然今亦何可得而見其為素衣與冠而韠者乎韠蔽膝也色

從裳素衣素裳則韠亦素也棘人其欒欒而哀瘠者耶使我勞心慱慱傷悲而蘊結聊與子同歸而如一者乎慱慱言勞心非一端也此亦承上篇而言

素冠二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猗音阿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檜人失國愁苦之甚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以及室家之為累也萇楚俗名羊桃結實味辛而

澁者其枝與華尚且沃ヒ而光澤而人乃憔悴不堪始歎羨其為樂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叶旦悅反）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嘌音漂）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鬵音尋）

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回風謂之飄風嘌漂搖不安之貌西歸周在西也言所以飄搖不安者非風與車之謂也乃王道衰微周室東遷故小國見滅而有此耳若西周盛時

列國諸侯大以字小小以懷大豈有相吞噬之理故我瞻望周道而中心怛傷也魚亦大吞小者故以為喻言誰能烹魚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我則願慰之以好音蓋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倘或大國之侵滅小國則必聲罪而致討之云爾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風

周武王以封其弟叔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自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詩凡四篇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蜉蝣渠畧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服叶蒲北反）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音稅叶刑爇反）

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作詩以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于我歸處耳采采華飾也掘閱猶云掘穴歸息歸說猶俗

云到頭　故麻衣即深衣也製用十五升布鍛鍊而灰治之故當白如雪疏云諸侯之夕服也序謂刺曹昭公傳闕文鄭澗寬引春秋二十三年冬莊公射姑卒明年冬曹羈出奔陳蓋羈在位日淺故有朝生暮死之喻又羈在喪故有麻衣如雪之喻或亦在戚而有嘉容尚不免于童心若乎是以取亡之速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何上声祋都律都外二反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咮音晝 媾音垢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也祋殳也之子不足其人之稱芾冕服之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言彼候人而荷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麗服之盛如此亦何為哉鵜洿澤水鳥也水鳥在梁則為失宜而其翼與喙皆不獲濡潤矣彼其之子所被服而寵遇若大不相稱是亦在梁之比乎薈蔚草木盛多貌朝隮虹

氣即蝃蝀之詩朝隮于西者也言南山非不薈蔚薈然可觀其如虹起而有漯氣何此以喻朝政之見汚于群邪也婉孌少女自保貞潔而反饑困則其為侏儒之飽可知矣南山一章皆是比體大抵共公遠於君子親於小人故作此詩以刺之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可為一證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結叶訖力反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梅叶莫悲反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叶于逼反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叶尼因反

鳲鳩之子或在梅棘與榛飛無定處而其母則在桑居有常度也淑人君子帶則素絲弁則如騏度之不差忒如此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其儀不忒儀不忒則可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夫正四國之人胡不壽考而至萬年之久者哉此即下篇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之意盖因今日之流弊而思昔日之匡正也孔疏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以弁色如騏色之紋耳鄒潤寛曰帯絲騏弁者儀一之驗也引蘀氏以鳲鳩有子七人不可謂之不多然或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但居一以俟之則為均一古者鳲鳩為司空亦取均一之義以平水土者也傳曹叔振下闕文鄒氏謂振鐸足以當之故

傳編在曹風之首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叶居良反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叶踈鳩反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蓍音尸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芃音蓬郇音荀

爾雅云冽泉懸出懸出者下出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愾歎息聲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蕭蒿也蓍筮草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文

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者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華谷嚴氏云曹共之時晉人始霸襄王命之為侯伯此正如文王之為西伯時也文公以過曹之無禮而執其君分其田甘心于私憾報之亦太甚矣故詩人有周京郇伯之思焉孔叢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以此

下泉四章章四句

先儒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

也夫子之删詩也系曹檜于國風之後於檜之
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
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故宋滅之而不
書滅夫子其有惻然于衷者乎

詩經剖疑卷之十二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豳風

豳地在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即今陝西西安府之邠州也邠州原曰豳後以其類幽州幽字而改今名邠土公劉所居教民勤于農桑為王業之根本故周公述之以戒成王其自鴟鴞以下又取周公所自作及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詩凡七篇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發叶方吠反耜叶羊里反子叶奬里反

七月斗建申夏正也火心星夏見于南方午位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為暑退將寒之兆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之以衣也一謂一陽之月二三四俱以陽數而言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卒歲徂冬而及春也結上起下之文于耜往脩田器舉趾舉足而耕饁餉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少者出而在田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蚤而用力齊是以勸農

之官至而喜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庚叶古郎反 行叶户郎反

載始陽和也倉庚黄鸝應時而鳴者懿美也筐竹器遵循也微行小徑柔桑稺桑也蘩白蒿所以生蠶者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遲遲安舒祁祁恭敬貌公子尊顯者之通稱解詳後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

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條音挑鵙青決

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斨器同而銎異故有兩名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鵙伯勞也績緝也玄赤黑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務故于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

小雅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于鳴鵙陰盛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乃績以為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閒淄染之或玄或黃與其朱色之鮮明者特以上供而為公子之裳言勞于其事而不敢自私以奉其上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裘叶渠之反 豵音宗 豜音堅

葽草名味苦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胎于下故葽草感之而生秀者不榮而實陰氣所凝

結也蜩蟬也穫禾之蚤者可穫也隕墜也蘀棄之乾者言其辭條而隕落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貍也同謁作以待也纘習而繼之也武功武事也歲常而習之安不忘危也豵豕之一歲者豜豕之三歲者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為公子裘也獸之小者私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于上亦尊卑之分然爾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下叶後五反子叶獎五反

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也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翼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至入床下則寒之甚矣穹空隙窒塞也熏鼠者鼠能壞室而令之隙也向牖之所向塞之以禦朔風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至是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體

恤其家人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棗叶徒苟反壽叶殖酉反樗敕書反

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大豆也剝擊也穫宜云穫浸稻以釀酒也春酒者冬釀而春始熟也介助也眉壽頌禱之詞蓋食稻與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于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荼苦菜以為羹樗惡木以為

薪此皆食農夫之物也果酒嘉蔬以供耆老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明豐儉之節均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稼叶古讀反重平聲 麥叶訖力反亟音棘

場圃同一地也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蔬茹物成之際則堅築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于場也禾穀總名禾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

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功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力歲不過三日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于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治公家之役矣公事畢而後敢治私事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故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陰叶於容反 觥叶古黃反

鑿冰謂取冰于山也冲冲鑿冰之意納而藏之

以備暑也凌陰氷室也豳土多寒正月風未解
凍故氷猶可藏也蚤蚤朝韭菜名獻羔祭韭而
後啟之月令仲春獻羔開氷先薦寢廟是也蓋
是時啓氷惟祭祀用之未賜臣下至于夏初其
盡出也朝廷禄位賓客喪浴無不用之矣肅霜
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
尊曰朋饗者以斯致饗也躋升也公堂公之堂
也稱舉彊竟也此見豳民既勸趨其藏氷之後
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
壽也

按詩傳惟七月一篇系之豳風而自鴟鴞已下槩謂之魯風恩曰不然也豳風即魯風是則俱是豈以七月而尊屬之豳耶曰何以見七月之為魯風也曰周公之述豳風其即遜于魯時乎周公身居東而乃心王室故以殆及公子同歸為公子裳而托譬焉益其玄黃之續為公子裳人之所易知也曰玄曰黃曰朱非公子不敢服也而春日之采桑采蘩人見其遲遲耳祁祁耳遲遲者不敢急迫而求進也祁祁者敬之甚而益加其敬也所可觀者其貌也所不可觀者其

心也其心維何殆及公子同歸者耶殆及者欲歸而未必然之辭欲歸而未可必安能免于傷悲矣周公之欲歸周也正與公子同歸之謂也而文恐其不可必得也故託女心傷悲云爾或曰此豳詩也以為周公之自況何曰夫誦詩者謂其非述古不可而謂其無所為而述則非也故凡經傳之引詩多斷章而取義豈無所為義惡乎取周公以避魯之時而述豳風之政以采績之事而寫公子之思正此意也不然則女之績也曰為公子裳尚可言也而其采桑采蘩忽

為公子同歸之想豈有是理耶且女心傷悲者謂其思歸公子而不得亟是淫奔之行也者謂其恐離母家而為是想是未卯之晨也兩者而俱無當矣故謂周公託女心以自況則可謂其直指豳女則非也夫七月之流火則九月必當授衣不然無以禦寒而卒歲然不桑而蠶不蠶而衣猶夫不耕而穫不田而獲皆必無之理也以衣食之所必需者而安可不預為之計以事理之所必無者而安可不馴置其所有周家以農桑為本故周公詳委而叙述所自使成王而

知其本勤其務則根基已固外侮自消謂晝夜之索綯即未陰雨之綢繆可也謂躋彼公堂即鴟鴞之無入我室可也是故合下篇而觀之則謂豳風即魯風也其誰不宜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室巢也恩恩情愛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言子之見愛於父母不特養之而且憂之其恩情篤厚如此此周公自謂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叶演女反

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固結之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也自巢而下視人謂之下民猶居上者之臨下也侮者犯上之稱不好犯上鮮有作亂者矣此指武庚之叛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租子胡反瘏音徒 家叶古胡反

拮据手口並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租聚也猶蓄積之義瘏病也室家亦如上文指

鳥巢而言喻王室之新造而未集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嘵嘵 音囂

譙〻殺也翛〻敝也翹〻危也嘵〻急也言方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有定風雨又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扎喻王室之多難而已不能以自禁也

按鴟鴞之詩周公以貽成王即書傳亦載之歷來諸儒說詩者未有異同愚何敢置喙但以篇中語意玩之似公在東時罪人斯得而知其造

流言者武庚管蔡也又不得不為二叔諱而作此詩以喻武庚也其篇中之鴟鴞即指武庚子即周公自謂也言汝之流言既能害我今不得安于宗周勿并我室而毀之也室指周室而言蓋以一身為小而宗社為重矣然我之身乃文武先公所恩勤而育養者罹爾之毒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此以明已之與成王骨肉一體休戚相關以起下文又言我雖居東而王能為綢繆桑土之計則汝下民誰或敢侮之扎此示以宗國有倚無恐而寒彼亂臣賊子之心也末二章

是周公自言身雖在外乃心王室而不能自已予手拮据予羽譙譙亦不必指定向日在周今日居東所為大抵形容其勞形瘁神不獲自安之意所以者何惟念室家未定即為風雨所飄搖耳譬若勤家之人終日作勞家未成固憂無家家既成而亦常憂其無家也夫家一耳以風雨之飄搖而周公慮之則內顧彌切以牖戶之綢繆而成王勉之則外侮自消此周公作詩之本指也或問既取我子分明指管蔡之敗矣何以知其為指周公耶曰余于金縢書內見之周

公曰我之弗辟無以見先王朱子主鄭氏之說以辟為避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始知播流言者管蔡也又感風雷之變而啓金縢之書始決策迎公以歸二叔憤其計之不行未免懷流言之罪遂挾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是前之居東者二年而後之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倘不如此說則周公作鴟鴞之時二叔尚存無恙安得遽云取我子耶問子既以鴟鴞而喻武庚金縢明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子何為獨反之曰此數句乃設

臣之詞非聖人所作也且如鴟鴞之詩謂公以貽成王者則金縢之書亦謂貽王而作耶愚意金縢本以代武王也成王感風雷之变而開之則前日之藏似為今日地也鴟鴞本以喻武庚也成王因罪人之得而闢之則在東之詩似為貽王作也即未敢誚公字愚意謂成王雖知流言有自尚未敢誚讓二叔叔亦可稱公也及風雷作金縢啟則大發明周公之忠孝而灼然知管蔡之不道矣故迎公歸之後二叔挾武庚以叛王即使公征之而不疑也問周公東征子何

以斷其必在迎歸後即曰書叙大誥于金縢之後未必無意大誥正為東征發也一篇之內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言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而大誥之文周公代成王而發揮者也不然則流言初動公正危疑之際既請于王而行東征之事耶不請而行是為專擅非王之命而創為王曰等語是為矯託竊恐周公雖大聖而亦難以自解者矣一云未敢誚誚乃詔字之訛謂召公也亦通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枚叶謨悲反 野叶上與反

東山太行山之東當時指紂邦而言慆慆憂也始之東征以不得歸而憂既歸而遇雨不得遄歸不但憂然而心悲繼之矣裳衣行之遲也銜枚行之遠也新制裳衣以禦零雨勿事行枚雖欵速而不能也蜎蜎動貌蠋桑蟲也此在野之物而敦然宿于車下而不移時寒可知大抵蟲之為物煖則在野寒則依人亦以見車之遲留

而不進故為虫類所宿處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畽他短反 行叶户郎反 懷叶胡威反

此與下章亦俱因途中遇雨而憶度其家中之患卑濕而荒蕪也果蠃栝樓也俗名黄瓜施延也言其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以其常著鼠背故名此物緣濕而生故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户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傍隙地因無人行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

定貌如蠶夜行喉下有光頗螢火也言已從征
在外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曰
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
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
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垤叶地一反至叶入声
鸛水鳥垤蟻穴鸛不宜鳴垤而鳴于垤而徵也
行者之妻悲嘆于室亦見其不寧之狀矣於是
洒埽穹窒以待其夫之歸而行者忽已至焉此
詼詞也然以苦瓜繫于栗薪之上雖爲常見之

物而我之不見者亦已三年則夫婦契濶之久當何如爲情耶三年者從征之久歸途而零雨又益以甚其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嘉叶居宜居何二反

倉庚黃鳥久雨而作晴則倉庚飛而其羽鮮明矣之子指周公而言黃白曰皇騂白曰駁馬色之变即我馬玄黄之謂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喻成王必躬劳之而其儀物之盛也親結志忧九

于志多也新舊亦以婚姻而喻君相之相得也嘉美也如之何又言其嘉美之不可以形容即諺云新娶不如遠歸以見成王之于周公新恩除重而其舊好彌篤者也此盖東歸之士久而而喜睛又為周公之久勞而受寵以相與慶幸也或問以周公而誅武庚無敵之師也而奚俟三年之久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于西土者雖深而漸濡于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于商紂之舊習者未盡變其賢士懷于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為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

未遑釋然也況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若有釁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寧且紆徐容與于東山之下諄諄友邦之訓誨懇懇乎雖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乃自然有以翦其羽翼而披其枝槳將不必斧鉞干戚之施而罪人斯得矣然則周公之于厥叛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已如是則從公之士東征忘其勞而三年亦忘其久矣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斨青槍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音奇叶巨何反 吪音哦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銶音求

詩傳周人從公東征賦破斧斧斨斯解見七月錡鑿屬銶木屬或云斧斨錡銶特軍中除道樵蘇築壘炊爨所用非弓矢干戈之具也亦以見公之非專事于力戰者與上篇東山相照應東山

美其績毋則諒其心蓋周公以正四國為心變其不善以歸於善欽其不戢以歸于戢其所以哀我人者大矣美矣豈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者哉公以四國為心而從征之士即以四國之人為我人故寧需之時日之久破斧缺斨而終于成功也已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柯斧柄主斷媒通二姓之言者主和周人以公

居東日久而思見之言伐柯者必用斧以斷之然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物旣求舊于人可知我遘周公而其禮儀秩秩如籩豆之有行列是與取則于柯者奚以異乎惜乎無媒以通之而俾卒合男女之好也至于結褵其儀則爲好合而和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罭音域　鱒音尊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詩傳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九
罭九囊之網鱒魴魚之美者東人詠周公言九
罭之網雖有鱒魴之魚而不能久處于罭中也
我覯之子而忽有衮衣繡裳之服何耶行將以
覲于王朝而不能久居乎魯也且鴻鴈之飛必
循乎渚而公之歸豈無所者乎今特於女信處
而已又鴻飛而遵陸公之歸豈不留以復相王
室者乎特於女信宿而已公既信宿而將西歸
是以東方乃有此服衮衣之人然又恐其不能

久留也願言無還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公歸無所公歸不復皆反詞所指在王之左右復者還公之相位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疐音致孫音遜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也碩大膚美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詩言狼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矣此喻管蔡之害周公終則小人狼蹌不寧以自取敗也然而周公雖遭疑

謗而所以處之者不失其常度而安舒自得乃如此寔公之遜讓其大美而弗居耳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言其處變而令聞彌彰不為之疾病也惟德音不瑕此成王之所以感悟而卒迎公歸也易小畜之象君子以懿文德詩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失其常度可與此篇參看○孔叢子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處非常之變而日用之不愆此周公之志所以為遠也舊說因以狼喻周公非是矣麒麟鳳凰喻聖人者而可以狼喻周公乎　或問遜其大美畢竟是何如

曰大美卽大功也遜遜者公之避而居東郎所以遜其大美也又問德音不瑕有妨于用晦否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周公之德音與文王之令聞同一道也又奚疑

狼跋二章章四句